

● [新加坡] 洪生著

AMBITIOUS MAN

枭雄集



上海三联书店

1339.65
/

● [新加坡] 洪生著
● 上海三联书店

枭雄集



责任编辑 任关华
封面设计 桑吉芳

枭雄集

洪生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紹興路5號

上海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群眾印刷廠印刷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開本: 787×960 1/32
印張: 4.625 插頁 2 字數: 84000
印數: 1—2000

ISBN 7-5426-0262-4/I·53

定价: 4.75元

目 录

听风楼随笔

自序	3
阿Q的烂疮疤	5
好坏之分	7
我是不同的	9
终身教育	11
另当别论	13
伪道学	15
寓言外的蝙蝠	17
贼者凶过人	19
文人相轻	21
想当年	23
议长论短	25
没有准则	27
本性	29
别小觑好奇心	31
慈悲与公平	34
老少结合	37
重复的奥妙	39
孩子的玩具	41

2017 / 6 / 9

不守本分	43
写儿童熟悉的	45
杞忧也有道理	47
人妒与妒人	49
今日奴才	52
谈汉字改革	54
听取意见	56
脱离现实	58
儿童与电视	60
说 儒	62
说 仁	63
孔子与教育	65
说祭祀	67
析中庸	69
谈 恕	70
内无武器	72
没谱儿	74
误 导	76
这不是	78
交响乐	80
清 官	82
唱反调	83
赞与贬	85
深 谈	87
理 大	88
灵 感	89

应 变	90
题与文	91
框 框	93
枭 雄	95
谬 比	97
好 人	98
认 真	99
牺 牲	101
颠 倒	103
两不学	104
人 才	105
出一张嘴	106

南 岳 揽 胜

明净而多姿

——新加坡作家洪生散文印象(代序)

.....	李元洛	111
长沙怀古		116
竹楼夜宿		123
南岳大庙		127
磨镜台之胜		131
福严寺之幽		133
藏经殿之秀		136
祝融峰之高		139

听 风 楼 随 笔



自序

《食风楼随笔》有人写过，《无风楼随笔》也有人写过，而今我再来本《听风楼随笔》，似不无效颦之嫌。

不过，话说回来，我住的高楼组屋离海不远，又虽属闹市，却因偏于一角，邻近皆无林立的高楼挡住风向。当起风的时刻，风自天际来，如万里行军，呼啸不已。尽管紧关窗扉，仍隔绝不了风雷激荡。故，听风楼诚非谬言。

而所谓随笔，人尽皆知，是兴之所至，随意涂鸦的。因为我既够不上年龄资历做回忆文章，也无力创“经国大业”、“不朽盛事”的宏文，更谈不上“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气魄；纵有，也只不过是听听风声的闲情罢了！

当然，如是诗人，花花草草尽富诗意；如是哲人，一沙一石全蕴哲理，什么材料不可写？海外某大诗人，从高楼上望下来，繁忙的交通要道顿成一条通生，一条向死。而我的联想力从未曾起飞过，只能说：“碌碌众生不知在忙些什么？”

再由于楼高百丈，楼下尽管车腾人奔，几经长距离的过滤后，也化为叨叨絮聒。如此一来，便大有“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隐逸气了。然而，

事实也的确如此。屋子买来时虽是廉价组屋，但投下一笔血汗钱后，地是水磨，椅是沙发，用具是电动，舒服得不“管它冬夏与春秋”了。

犹有闲暇，打开那扇门扉，迎面是以华夏为首的人造石林、竞相簇拥到你眼帘来，让你慨叹一番这都会的繁荣。移动镜头，向左，是一抹淡淡的蓝海，缥缈直达天边，发人遐思。

倦了，往沙发一躺，反正这儿四季多风，风儿断能送你步入鲁迅所梦想的《好的故事》里。

不过，在做梦之余，偶而也动笔写点大人先生嗤之以鼻、才子佳人深以为恶的小文。汇集成果，是为《听风楼随笔》。

阿Q的烂疮疤

阿Q先生头上的的的确确有着许多类似2角5角镍币的烂疮疤。可是阿Q先生尽管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倒深谙讳忌之道，不容别人提起，认为有损他的尊严。往后癖疾成性，连人家谈到“灯啦！亮啦！”的，都以为是在“指着和尚骂秃驴”，无端端地生起气来了。

然而，阿Q先生只是连个自耕农都不如的帮工罢了，既无权，也无势，就算是中兴时期的阿Q先生，也不过是个接班的小角色，充其量只能吓唬像王胡、小D这类同等命运卑贱的人而已。所以对于别人有意或无意的污辱，最多是怒目而视，不然便来个精神胜利法。可是后来这种精神胜利法被人家拆穿后，连这丁点的安慰也荡然无存了。

不过，如果阿Q先生有着赵太爷那样的身份，或者的的确确和赵家颇有渊源，那么别人有意或无意的揭翻他帽下的烂疮疤的话，后果就不难想象了。

像某些暴发户，或曾干过伤天害理而今飞黄腾达的贵人，最讳忌的便是别人知道他的底细，如

果你无意中暴露他的过去时，那么他非把你除掉不快。

像有些手法拙劣的骗子老手，公然地大干其瞒天过海的骗局，而你竟熟知他的伎俩，又不知轻重，当众拆穿他的把戏，那么除非你真有三两下散手，否则恐怕要遭殃了。

或者你以为那是市痞流氓所为，不可理喻，那就大错特错！举凡骗子老手，不管是充斥在什么场合，那一阶层社会，他们都不会容许别人指出他头上的烂疮疤，这点是肯定的。

就是在文化界里，也竟有人明目张胆地改窜人家的文章，歪曲人家的文意，然后大肆挞伐。可是，当有识之士列出铁证如山时，他还“理直气壮”地斥为“骂人”，而且还有办法通过其他途径，让不知者以为他有理呢！

不过，烂疮疤就是烂疮疤，任由你如何巧意掩饰，或讳疾忌医地不容别人提起，它还是存在那儿，并不因此而消失掉。究不知这些阿Q们何以那么愚蠢，偏偏要千方百计去遗忘它，而不是去医治它？

好 坏 之 分

孔明在出师表里，对阿斗苦口婆心地劝说着：要近君子，远小人。这话谁也会讲，不劳活神仙孔明再加指示；但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呢？当今之世，甚至古往今来，又到底有几个能真正认清呢？就是我们把范围放宽些，只以好跟坏来区分，怕也要扑朔迷离，莫衷一是了。

所以新派武侠小说家喜欢要弄这方面的花招，在他们的笔下常常是大好人其实便是万恶不赦的人，而大坏蛋被误为江湖败类的反而是行侠仗义之辈。因为现实生活中充斥着伪善之徒，所以，这种安排就极易为读者接受下来。

记得小时候所看的西部片，千篇一律尽是英雄屠杀红印第安人。那时小小的心灵便对画花脸的“红番”深引为恶，一看到他们出现银幕上，而篷车上的“英雄”和“美人”尚未发觉到时，便会情不自禁地呼喊起来：“坏人兵来了！坏人兵来了！”

等到书读多了，明了美洲原本是红印第安人的牧场，白人来了，把他们赶尽杀绝，特别是在伤膝谷施鬼计消灭英勇的红印第安部落，那真是人

神共愤的事呀！我才忽然明白起来，坏人其实并不坏，“英雄”则一点也不“英雄”。

也有时候，当日的是，却是今日的非。譬如南宋的道学家大力提倡的“三从四德”或“三贞九烈”，在当年是被奉为经典的圣言，可是时至今日，却早已被掷诸茅坑和垃圾桶了。再譬如二十四孝，过去一向是封建统治阶级实力推荐的典范，但现在大家都晓得当中有许多愚昧、不人道的成分在内。

尉天驥在反驳一位老牧师所谈的最后审判时，便这样地问道：“审判一定有个标准，但是善恶是非每个时代不一样，要怎么判定呢？”结果令老牧师无以置复。

其实，不要说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是非观，便连同一件事情由同一个人来处理，彼一时此一时也有所不同。大家也许听过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皇帝的宠臣，当皇帝要摘下树上的果实时品尝时，他却抢先咬了一口，才拿给皇帝吃。可是皇帝一点也不介意，还认为他做得对——先试看好不好吃。然而，后来皇帝不喜欢他了，这件事却构成他的罪状，说他蔑视寡人了。

所以，别小看这种好坏之分，说说倒很轻松；如果要真正去下判断，怕不是你我之辈能率尔操觚了。

我是不同的

G是我们部里一位女同事，对文学颇为爱好，尤其是对那位专写异国情调的女作家更是情有独钟，举凡她所写所译的东西都买来读，而且是读之再三的。讲话的时候，经常会穿插那位女作家的论调或引用她的名言。后来那位女作家的丈夫死了，消息传来，她还因此请了两天假在家里好好地痛哭一场呢。

最近某报登了那位女作家的演讲稿，她更是一早来便抢着该副刊先睹为快，甚至怕该栏被弄脏，没等别人都看过便一把剪刀剪了下来。一些同事看了心里头有点不快，便假意打趣着说：

“想不到你这么迷××。”

“不！不是的！你以为我会跟时下年轻女孩一般见识，会对××着迷吗？”她立刻矢口否认，并提出她的伟见来，“我是抱着研究的态度去看待她的文章，因为我想知道为什么她会成了少女的偶像。”

人总是这样，不肯承认自己也会跟一般世俗人那样犯上可笑的过错，因此他经常会寻觅诸多

的借口来为自己洗脱或隐瞒过失。以为这样一来，他便能超俗了。可是错误就是错误，并不管超级或低级，一点也不曾改变。

像我们的人事主任W君，初上马场侥幸赢了钱，以后几次也屡有收获。于是渐渐地，瘾上了，空闲的时候翻阅报纸，别版全不留意，专找马报来泡。而且一听说某人跟大马主、练马师或骑师有情时，便如蚁附膻般地缠上他，找他拿“贴士”。

一些好心的同事看他如此沉迷，担心他会因此堕落，便提醒他说：

“W兄，适可而止，玩玩是可以，沉迷了有一天怕无法收拾呀！”

“不会的，我是不同的。”他很自信地说，“我怎么不知道没有人靠赌发达的？”顿了顿，他又笑着说：“我会节制的，我是利用业余时间消遣消遣吧！正业归正业，消遣归消遣，我不会掺在一起，我还怕被炒鱿鱼呢。”

话尽管说得很漂亮，可是曾几何时，他竟因亏空公款，锒铛入狱，不仅被炒鱿鱼，一生的名誉信用全部宣告破产。

人经常太过自信，以为自己与众不同，但结果却刚好证明，自己跟别人并没有什么迥异的地方。

终身教育

古人有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是要百年才能树立，这和欧洲 60 年代盛行的终身教育思潮的理论不谋而合。只是过去的东方人着重在品德方面的修养，今日的要求在于适应社会的急剧变化和科学技术的不断革新。

有些人误以为受教育无非是在学校里上课罢了。所以当他们一离开学校后，便与教育无缘，不肯主动地去学习新的知识，当上头要给他们新的训练时，他们会不满地问道：“我学习这些有什么用？可以让我赚多点钱吗？对我的升级是否有直接的帮助？”

就是一些老师，他们对重新受训的意义也不明了，他们甚至怀疑，这些教育理论跟我的实际教学有何关系？所以他们的要求可能是些题解、答案之类的东西，让他们在教学上可以直接搬出来使用。

由于对学校外面的教育一无所知，所以一般人便会迷信文凭、学位、甚至学校的名声，而轻视经验、表现和真正的学识。因为他们无法想象：一